



那时候，白萝卜才两三分钱一斤，辛辛苦苦挑一担进城，也就赚个脚力钱。卖不出的萝卜，一个一个和泥切作四股，用麻线串起，挂上土砖墙凉个半干，擦盐入坛，腌制萝卜干。天天萝卜丝、萝卜片、煨萝卜、萝卜汤、萝卜干，吃倒胃口，男男女女的嘴角冒出虚火的红印。依照传统年俗，大年三十，家家户户用猪头、猪骨熬煮一龙头锅年度萝卜，作为年节里必上的一道汤菜。起初一两餐，觉得油星滑腻、骨香浓郁，吃起来十分解馋。少吃多有味，多吃有点味。餐餐萝卜汤吃腻了嘴，我们小孩子便极少朝汤碗里动调羹，坐上桌就专盯着碗里分量不多的鸡鸭鱼肉。

萝卜汤成为父母的专利，每顿一大碗，边吃边念叨萝卜的嫩香。晚上当点心，我不愿吃，母亲好言相劝：“冬恰（吃）萝卜夏恰姜，不用医生开药方。咯萝卜秧嫩，骨头汤雪白，好恰又是大补咯，吗理不多恰点子嘞？咯汤里放啞老鼠药是噠，多恰一口就会烂（毒）死人啊？”骂归骂，母亲还是心照不宣，为我炒一碗最爱吃的酱油饭。一大龙头锅萝卜汤，通常过了正月十五尚未吃完。遇上气温高了，有点发馊，父亲舍不得，仗着肠胃好，将就着吃几餐，直到味道实在太重，才弃作猪食。

那时过年，家里只割几斤肉，称两条鱼，宰两只鸡，出了节大都告罄。青黄不接，新鲜蔬菜渐次断档，一直延续到端午节前后，每餐摆上八仙桌的都是盐菜、萝卜干、腊八豆，难得打一次牙祭。吃得肠胃发慌，又徒然怀念起猪骨萝卜汤的油膩醇香。屋场里的堂客们个个嘴馋，经常善解人意地弄些吃的花样，料换口味，弥补春荒的口福。

惊蛰到了，一夜暖风潜入，乌云裏挟雷声，炸醒蛰伏的生灵。春雨淅淅沥沥，浇化沉寂的大地。阳光温和助力，地菜子探出嫩芽。不几日，山坡路边苔藓绒绒、绿草茵茵，铺就地皮菇湿润的

春荒的口福

陆亚利

温床。一大早，女人们习惯聚集在正堂屋阶基梳头。一位堂客一边侧头梳着乱发，一边自信地说：“昨夜咯雷嘣噪，今日天晴，山上肯定起地皮菇啞。我们去捡餐地皮菇来恰不？”

堂客们一呼百应，我们几个小孩子主动提着提箩，跟着走上后山坡。小木耳般的黑绿色地皮菇，夹杂在浅草苔藓中，铺满土层肥厚的向阳坡地。我们喜不自禁，一撮一撮尽兴捡拾。不足一个时辰，家家收获大半提箩。来到门前塘，精心拣出草屑，一遍又一遍淘沙去泥。摊进米筛，搁上瓦楞晾干水气，干干净净的地皮菇晶莹剔透，泛着墨绿的光泽。

满怀期待，等着晌午饭。“滋滋”几声响过，灶屋飘出菜油的袅袅熟香。一大碗酸辣椒炒地皮菇端上桌，辛香刺鼻，筷子未动，早已口舌生津。赶紧盛上一碗米饭，扒一口堵住口水，急切夹一小束地皮菇塞进口中。清淡的地皮菇中和辣椒的咸辣酸涩，口感细腻滑润，酸爽得恰到好处。不一会，一碗地皮菇炒蛋上桌。淡黄墨绿间杂，点缀青绿的野胡葱，鲜香热烈诱人，沁入肺腑。我对桌上的盐菜、萝卜干、腊八豆老三样视而不见，紧盯两碗地皮菇，狼吞虎咽三碗饭。放下碗筷，打着饱嗝，额头冒出汗珠。撮口喝吸着起身离开，眼光瞥向桌面，似乎意犹未尽。

双季稻普及，清明早稻谷种落泥。为保险起见，队里浸种育秧时，都要多浸泡一些谷种。草灰消毒温水催芽，掌控得好发芽率高，便会剩下一两担芽谷，分给各户做糖芽粿。堂客们欢天喜地，用撮箕端回家，倒进簸箕篮盆，抢着晴好天气晒干。屋场里只有一个碓坑，堂客们带上簸箕绢筛，排队依序，吱吱嘎嘎跼响碓坑，舂碎芽谷。用粗格绢筛过筛，筛出粗麦面粉一样的咖啡色芽谷粉。掺入少量糯米粉，加水揉成团，放进木甑垫布蒸熟，便做成了糖芽粿。

揭开木甑，热腾腾的糖芽粿如棕黑的荞麦馒头，溢出谷芽的甜香。夹杂斑斑点点

点的谷壳，吃起来口感粗粝，有麦芽糖甜腻腻的味道。那时农民过年，计划供应的白糖人平二三两，一年到头尝不到甜的滋味。咬上一口糖芽粿，似乎唤醒味蕾，找回久违的甜蜜味觉，禁不住满口涎水。我一连吃下四五个，顿觉神清气爽，飞快地滚着铁环，一口气跑上晒谷坪。糖芽粿撑饱了肚子，晚上不想吃点心，回味着甜腻，一觉睡到大天亮。

春插之后，家家餐桌仍是咸菜老三样，新鲜菜只有我们小孩子极不愿吃的甜菜。阴雨连绵，有时队里特许妇女们停工一天，在家洒扫浆洗，做做女红。早上，一位好吃婆娘，走东家窜西家，叫拢几个堂客，商议说：“唉，咯上滩月份口硬是有点味，今日有事做，我们凑拢来搞餐米豆腐来恰不？”正好和着几位的心意，每家出半筒米，倒进木制大饭兜子，用温水浸泡。中午泡发，轮番上阵推来钩，用石磨磨成米浆。掺入少许石灰粉搅匀，倒进白布袋，扎紧袋口，放进柴火灶灰堆里，吸干水分。半糊状米浆装入脸盆，搁到大灶龙头锅蒸熟，米豆腐大功告成。

堂客们分工合作，烧的烧水，切的切米豆腐丁、盐菜、萝卜干、葱蒜。油盐酱醋备齐，一番炒煮调配，连汤米豆腐出锅。黄中带白的米豆腐丁，浸润在浮着猪油星子、葱花、盐菜末的汤汁中，满屋酸香四溢。舀上一调羹，和着酸汤细嚼，碱味与酸香回环，萝卜干的生脆与米豆腐的柔嫩交融，酸爽滑润，不涩不腻。抢先吃下两饭碗，胃脘舒暖，面颊潮热，浑身舒坦。娘舀上一碗，叫我端给一位老娣孃。老娣孃猫着嘴吃几口，感激不尽：“哎呀，我咯些有牙子咯人，就想咯样咯味啰。徕几呃，你去告诉咯些好媳妇，劳烦他们记得我哦！”老娣孃吃完，我端碗返回，心里觉得暖暖的。

萝卜汤、地皮菇、糖芽粿、米豆腐，虽不是美味珍馐，却传袭春荒时节的味觉记忆，令人回味一辈子。

水田里的居民

钟云省

春雨一来，稻田被犁过以后，一块块就成了水田了。表面上看，浅浅的水田什么也没有，其实，只要你愿意蹲下来，你会发现水田里原来居住着不少的居民呢！

青蛙当然是水田里的第一号居民。它不但数量多，而且爱热闹，有事没事都爱唱两句。特别是到了晚上，整个水田都是青蛙的世界了，不管大蛙小蛙“男”蛙“女”蛙，都要出来修嗓子。青蛙是水陆两栖客，它们时而深入水田里面，秀一秀它们快捷而正宗的“蛙泳”；时而又登陆岸上，作扑腾跳跃，让人羡慕不已。因此，青蛙常常成为农村孩子们的启蒙老师，成为大家的偶像，孩子们都爱跟它混在一起，在大地上摸爬滚打。

水田里有一种叫“挖土机”的虫子，它的样子像蟋蟀，但不会跳跃，只会爬行。它在水田游得快呀快的，那样子好像不会水性，但却沉不下去。在田埂上，它却能迅速地挖开土壤，钻进去，一下子就不见了，是真正的“土行孙”。我们小的时候，常常捉住它，奴役它，让它挖地躲藏，非常有趣。

“叫化子听炮响，蚂拐子听水响！”水蛭在乡下都叫它“蚂拐子”。只要水田里一有风吹草动，蚂拐子跑得比救火的119还快。在田里劳作的人，没有谁不害怕它。特别是孩子们，一听到田里有蚂拐子，马上掉头就跑。蚂拐子看上去软软的没有骨头，但它的嘴比蚂蚁还厉害，一旦咬住你就再也别想脱身。蚂拐子咬人是不声不响的，它不知什么时候便爬到了你的腿上，在你的血管上已经喝得饱饱的了，你往往仍旧没发现它。它找血管和取血的功夫永远值得医院里的小护士学习。看到医院里的小护士为孩子输液时老是找不到血管，而将孩子刺得哇哇大哭时，我就想到了水田里蚂拐子的绝顶功夫。

在水田里劳作的人们，谁没有受过蚂拐子的害？被咬得鲜血淋漓，蚂拐子还不肯松开，还到死都要爱。所以被蚂拐子咬过的人，都有过折腾蚂拐子的经历。每当捉到蚂拐子的时候，大有捉到小偷和俘虏的快感。记得我小时候捉到咬过我的蚂拐子时，第一个想法就是将它五马分尸。谁知道，将蚂拐子断成两截，它的两段各自为伍，爬行得更快了。这时候，我更加来气了，就用一根小草将它的身体给全部翻转过来。但蚂拐子实在太厉害了，过不了多久，它又可以自己给翻转过去。这个家伙，最后我折腾了好久反而将自己折腾得筋疲力尽了。

水田里还有一种动物是让人胆颤心惊的，那就是泥蛆。它的形状像蛆，它的嘴特别厉害，在你腿上咬一口，三四天过去都又痛又痒。比野蜂咬一下还可怕。

黄鳝和泥鳅也是水田里的常客。特别是黄鳝，它们像一台台钻机，老爱钻洞。如果哪一畦田老爱漏水，那一定是黄鳝干的好事。

除了这些水田里还有许多小鱼和田螺，还有“水上飘”和许多叫不出名的小虫子。更早的时候，水田里还有乌龟和甲鱼，有许许多多消失了的生物，它们曾经是一代代人的天堂。但是随着化肥和农药的使用，随着森林和气候的变化，水田里的居民一批一批地消失了。就连那再生能力极强，让人闻风丧胆的蚂拐子和泥蛆都渐渐销声匿迹了。

但是，我多想那些消失了的居民慢慢地回到水田里来啊！

春风习习好读书

邹贤中

绕廊，舞雩归咏春风香。好鸟枝头亦朋友，落花水面即文章。”首句是书房宜人景色，次句是春天郊游乐趣，三四句是春游回来的感悟。古人把“良辰、美景、赏心、乐事”当作人生“四美”，春天里读书，岂不是四美兼备的乐事！

读书是良性的，是充满温度的。初中毕业后，我外出打工，工厂生活枯燥无味，是《江门文艺》和《大鹏湾》等一本本打工杂志陪我走过那段难忘岁月。也就在那时，我接触了打工文学，认识了王十月、周崇贤等作家，也因为这个原因，我开始用笔记录打工生活，书写打工的冷暖情怀。

读书，是人和书籍的精神对话，是灵

魂的交流。当我们面对满园春色，面对一个个精彩的故事时，聚精会神地阅读，会让你身临其境。一篇优秀的作品，往往能引起读者的共鸣，牵动读者的情感，它充满温度，温暖人的心灵。

读书是安静的，是润物无声的。“天街小雨润如酥”，讲的不是春雨吗？在春天读书，更可以在不知不觉间抚平你内心的浮躁，改变你潜在的气质，这也就是所说的“腹有诗书气自华”。

读书不能改变生命的长度，但能拓展人生的宽度；读书不能改变生活的纬度，但能提升精神的高度。还说什么呢？赶紧捧上一本好书，莫辜负这美好的春意！

